《遊藝黑白》窺探鋼琴家的精神世界

鋼琴家幾乎將一生無私奉獻給音樂，但是鋼琴家離開舞台後的世界又豈止只有鋼琴和音樂那麼簡單？《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問錄》第四冊終於面世，台灣知名樂評人、書籍的作者焦元溥二十年來一如既往走遍世界，親身與來自不同地方的鋼琴巨擘貼近心靈交談，給讀者記下了重要的作曲家與其樂曲、鋼琴家在生活以及音樂路上珍貴的心路歷程。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苡楠**

■《遊藝黑白》共收錄108位鋼琴家的訪問。

日前，誠品書店舉行了「彈不彈鋼琴都該讀的《遊藝黑白》」讀書分享會，邀請到香港兩位著名的鋼琴家李嘉齡和郭家豪進行對談，從藝術、文化、政治、社會和家庭層面，一同窺探鋼琴家音樂裏外的世界，追溯他們的生活哲理與鮮為人知的精神思想。其中李嘉齡更成為《遊藝黑白》書中唯一受訪的香港鋼琴家，她分享到生命中除了鋼琴，影響自己最深的莫過於文學與書籍，直言對於書籍從來不揀擇。「It is something very big.」李嘉齡直言對焦元溥感到非常佩服，能夠訪問到那麼多位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鋼琴家並不簡單，而且事前要有充足的準備工夫，才能給讀者帶來真實的閱讀體驗。

■分享會中李嘉齡（左）和郭家豪進行對談。

書寫鋼琴家的時代精神

《遊藝黑白》從2007年第一冊直到現在已經出版第四冊，它收錄了108位鋼琴家的訪問，共107萬字。在新的一冊，更增添了53位鋼琴家與一位大提琴家的受訪內容，李嘉齡坦言從看第一冊開始已經感覺有太多東西要學習和思考，她相信，也相當期待日後陸續有更多精彩的訪問。李嘉齡在接受焦元溥訪問之前，已經從一位台灣朋友那裏得知《遊藝黑白》這本書，她認為這本書不單單屬於鋼琴家，同時也能引起不同背景的讀者共鳴，因為它收藏了有趣的音樂知識、帶出了平日容易忽略的人生哲理，總是有學習不完的地方。而且焦元溥以第一身的身份出發，將音樂家們的訪問內容直接用中文表達，對於李嘉齡來說實屬罕有和珍貴。

分享會中郭家豪和李嘉齡就討論到內地鋼琴家張昊辰曾經提到：「文學恰恰有音樂所沒有的問題，就是翻譯。」《遊藝黑白》消解了中文讀者與音樂家之間的隔閡，讓讀者能夠心貼心地了解鋼琴家的精神世界。張昊辰認為音樂和文學的共同之處是它們都關乎民族精髓與時代感。他以貝多芬的音樂為例子，認為即使內核抽象和普世，它仍然沒有脫離時代，總有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國與奧地利的影子。張昊辰指出，音樂當中有些最靈魂的東西還是關乎民族性和地區性，每個音樂怎麼寫下去都離不開養育它的語境，任何藝術形式都是如此。因此，張昊辰認為《遊藝黑白》既帶來了世界性的視野，同時反映自身民族的情感，展現了華人世界的精神。

音樂與文學的平衡

另外一個被收錄在《遊藝黑白》中的受訪者是中國鋼琴演奏家王羽佳。除了鋼琴和音樂以外，郭家豪形容她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平日演奏穿的裙子，特別漂亮，但其實在舞台背後的她，生活同樣離不開文學。書中提到她是一個很喜歡讀書的人，每次到外地演奏，在坐飛機的時候不是看電影，就是拿起一本書來閱讀。而書也給她搭建了一個中、西文化的橋樑，因為在她到加拿大求學的時候，就是靠看書來學英語，後來甚至看了《悲慘世界》的英文完整版來了解西方的文化。據說，她在當地寄宿的時候靠着牆邊的櫃子都堆滿了書和CD。王羽佳曾經說過，過去自己會為了要彈的歌而看書，比如要彈貝多芬就開始去看他的舊作品，但後來發現其實看任何書籍都是靈感的來源，而自己也需要時刻保持靈感。「文學是要用心去看，不是一次就能記住，每次都要慢慢細味。」王羽佳的故事讓李嘉齡憶起在德國學音樂的時候，課堂上經常鼓勵學生閱讀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而它們後來都成了自己靈感的來源和心靈的養分。

「香港人每天要兼顧的事情很多，但演出的時候我必須讓自己『filter out』無關的事情，不被客觀的環境所影響。」郭家豪分享到作為音樂家，專注是一種學習；唯有專注，才能聽見自己的聲音，感受自己在做什麼。他又提到，比如現居倫敦的匈牙利鋼琴家席夫（Andras Schiff），每天都會閱讀到關於政治的新聞，比如當時英國脫歐或者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會讓他感到憂心。每當此時，他就會選擇用音樂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彌補不同人思想上的差異、消弭現實和心理的落差。「就好像大自然，音樂不是我們的敵人，其實我們不需要打敗或者征服。」席夫認為音樂有助我們與世界取得一個更好的平衡。太太是日本人的席夫，同時在東方文化中學到不少生活態度，他提到自己尤其欣賞日本人做事情的專注，讓他感受一種平靜、平和，以及對他人的一種尊重。而東西文化差異對於席夫來說，都能通過音樂、文學開闊目光，來拉近不同背景的人之間的距離。「我讓音樂自己說話。」席夫說。

■「彈不彈鋼琴都該讀的《遊藝黑白》」讀書分享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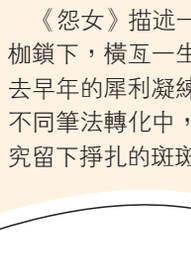
疫情中的心靈慰藉

李嘉齡關注到近日疫情期間大家都會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憂慮，要面對很多突如其來的改變，她覺得香港人大多嚮往一個安全區域，而這個區域或許能夠在音樂和書籍中找到。她鼓勵逆境中的人嘗試拿起一本書去閱讀、聽聽音樂，即使無法直接把問題解決，卻可以從中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得到更多啓發。李嘉齡憶述自己在德國學習音樂的時候，遇上一首新的、有很多跳躍位置的樂曲，她向老師請教，沒料到老師竟給她介紹一本關於《How to play tennis》的書籍。看完以後，李嘉齡雖然沒有直接學會怎樣把樂曲彈好，卻掌握了學習新事物的技巧。「是時候在快速、混亂的時代裏，從書籍和音樂中重新思考。」李嘉齡說。

書介

查無此人

作者：于是
出版：聯經出版



上海小說家于是的《查無此人》，書寫屬於女子子清的兩代故事，當年邁的父親罹患阿茲海默症而漸失記憶，她回到父親身邊，在日常陪伴之間，逐漸貼近陌生的至親，走進他出身的東北，一個亂世中的商人家族與歷史往昔。小說往來於分隔的時空，彷彿舊事零散等待着拼湊，從上世紀四十年代以至二〇一〇年代，不同年代的人們，同樣磕磕絆絆地走來。老年的疾病，在小說中，擴展為一個家族、幾代人遷離與尋根的故事，年輕時的父親從鄉村到城市，如女兒從一國放逐至異國，而她們所牽引的親情、愛情、歷史、疾病，且存放着屬於眾人這漫漫半世紀的共同命運。

怨女 (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

作者：張愛玲
出版：皇冠文化

在燈光紅紅的房間裏，十八歲的銀娣坐着撕扇子上的筋紋，想着她嫁的人永遠不會看見她。她恍然這整場婚姻就是個騙局，以後一生一世都得在台上過，腳底下都是電燈，一舉一動都有音樂伴奏。為了在漆黑前路見到一絲亮光，銀娣不僅珍惜和小叔單獨相處的短短剎那，更不計毀譽捉住放手一搏的機會……

《怨女》描述一個女子被困在金錢與道德的枷鎖下，橫亙一生的哀愁積恨。張愛玲稍稍褪去早年的犀利凝練，更嘗試拓張文學格局。在不同筆法轉化中，縱然命運擺弄無可迴避，終究留下掙扎的斑斑心跡。

簡訊

最新小說集《怪誕故事集》出版 新晉諾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 河南報道）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最新的小說集《怪誕故事集》日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怪誕故事集》由十個圍繞「怪誕」這一核心主題展開的故事組成。《旅客》講述一次長途旅行中，坐在「我」身旁的男人向「我」講起他幼年時期經常在夜晚看到的一個詭秘身影；《綠孩子》發生在1656年的波蘭，身為國王御醫的「我」旅行途中遭遇了兩個通體綠色、纏着波蘭麻辮的孩子。而《罐頭》是一個以葬禮開始，又以葬禮結束的故事，由母親去世後留下了形形色色奇怪的罐頭引發出一個具有驚悚色彩的故事；《心臟》的主人公M先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家醫院裏換了一顆新的心臟，在這顆新的心臟冥冥中的指引下，他來到了中國的一座寺廟。《變形中心》講述了一個超現實的，帶有科幻色彩的跨越生命界限的故事；《萬聖山》的主人公應邀前往蘇黎世城郊的山上開展一項神秘的實驗項目，對象是一群十幾歲的少年，在這一過程中，她發現了修道院隱藏的聖體與這群少年之間細思極恐的關聯……

■《怪誕故事集》目前出版

該系列作品均從波蘭語直接翻譯，由著名波蘭語文學翻譯家、學者張振輝、烏蘭、茅銀輝、李怡楠、林歆等領銜擔當譯者。閱讀這十個故事的過程，宛如打開了托卡爾丘克奇異的文學罐頭，時而逡巡於三百多年前的波蘭，時而漫遊於當代生活中的都市，又或是在充滿科幻色彩的「變形中心」或「愛工家庭」（《拜訪》）。小說的時間跨度、空間跨度，以及在現實和虛構之間的多維度穿梭，無不呈現了托卡爾丘克非凡的文學視野。

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更廣泛地為讀者熟知，始於2019年她被授予2018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她也由此成為歷史上第15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作家。然而在此之前，托卡爾丘克實際上已經是當代波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多次攬獲和入圍尼刻獎、布克獎、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等國際大獎的作家。

托卡爾丘克生於1962年，畢業於華沙大學心理學系，1989年憑藉詩集《鏡子裏的城市》登上文壇。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最後的故事》《雲遊》《犁過亡者的屍骨》《雅各布之書》等；小說集《衣櫃》《鼓聲齊鳴》《怪誕故事集》等。托卡爾丘克善於在作品中通過融合民間傳說、神話、宗教故事等元素來觀照波蘭的歷史與人類生活。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理由為：「她的敘事富於百科全書式的激情和想像力，呈現了一種跨越邊界的生命形式。」而此次引進中文世界出版的《怪誕故事集》正是對這一授獎理由的最好詮釋。這部小說集曾為作者贏得2019年度尼刻文學獎提名，中文版是迄今在中國出版的托卡爾丘克的第四本書。

據悉，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的托卡爾丘克其他八部作品也將陸續和讀者見面，2020年內還將陸續推出小說集《衣櫃》，長篇小說《犁過亡者的屍骨》（即《糜骨之壤》）和散文《玩偶與珍珠》。

超能力者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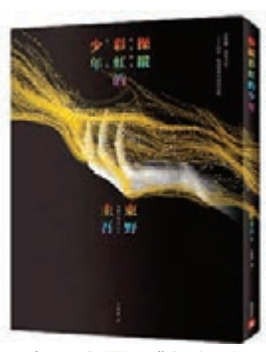
書評
文：湯禎兆

在推理小說的世界中，超能力者乃至占卜師等，本來都可說是天敵，彼此應該互相排斥，當中的因由顯然易見——在推理小說的世界中，一切講求天衣無縫的精密計算，同時也是邏輯理性左腦主導的領域，一旦任由超能力又或是預知力橫行，那麼推理小說中一眾神探還有生存空間嗎？

反過來而言，神探本身卻時常予人錯覺，以為他們擁有超能力，因而可以對罪案疑團迎刃而解。C·奧古斯特·杜邦（C. Auguste Dupin）是登場於愛倫·坡筆下的推理小說偵探，也被當成小說世界裏的第一位偵探，他也成為許多後起者的典範（最出名的莫過於夏洛克·福爾摩斯）。故事中杜邦是一位沒落貴族，與他不知名諱的密友同住在巴黎，並由這位友人闡述其偵探故事，而他往往因為與好友一同走路便已逐一識破謎團，因而被誤會為乃超能力者，其實他只不過運用驚人的推理能力與觀察力緝兇——此所以神探往往有超常能力，卻不是超能力，大抵也是偵探及推理小說的基準之一。

我喜愛的暢銷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對於超能力者作為推理小說中的關鍵元素，也可說樂此不疲地反覆把弄。當然這也順理成章，因為他筆下的神探之一伽利略，本身正是一名物理學家，而他的天職已是揭破妖言惑眾偽超能力的謊言。最典型的如《虛像的丑角》的〈幻惑〉，講述一個日本宗教教團苦愛會如何蠱惑人心的伎倆，結果就是透過伽利略的明查暗訪，鎖定對方教主送愛去穢的把戲，只不過乃一些小機關的把戲。當信眾感到瞬間發熱，以為是教主的神功造化，原來教團不過在特定的空間內，設置了儀器輸出高周波數的電磁波，從而刺激人體的水分，當水分開始激烈運動時，信眾於是就有瞬間發熱的感覺。再加上系統裝上了主動拒止系統，所以可確保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達至令信眾深信不疑的神功送愛感應效果。小說最終當然由伽利略揭破迷霧，令欺詐者無所遁形，也可說是偵探小說中對超能力者的「正色」處理。

所謂「正色」，簡言之就是往往把超能力貶為反角，令讀者對他們加以警惕。但與此同時，凡事必有例外，才可以多生變化。在東野圭吾的《操縱彩虹的少年》中，故事就來得較為複雜了。小說中的主角光瑠從小就擁有優異的色彩感，再加極度資優，就是很多人所仰慕的神童。上了高中後，他發展一種操控光的特殊才能，於是每晚深夜便會出外表演光樂，令四周的青少年沉迷不已，恍如毒品上癮般，難以自拔。東野在處理這位擁有超能力的少年光瑠時，顯然考慮了各方面的可能。一方面他希望把光瑠的能力，盡量以科學化的手段說明，所以有描述光瑠父親特意找精通電腦的同事來家中，悄悄地想驗查一下究竟兒子在做什麼。但一眾同事回應說與其說光瑠的房間像實驗室，倒不如直言房間本身就是一台機器，透過電源藉由電子合成器的演奏，用各種不同方式發出訊號——簡言之，就是嘗試以科學化的手段，去說明超能力背後的基礎。



■東野圭吾《操縱彩虹的少年》（皇冠文化）

■東野圭吾《預知夢》（皇冠文化）

但顯然東野也樂於營造當中的曖昧空間，於是既添加毒品的比喻，好勾起偵探小說讀者對超能力者的慣性解讀思維，但同時也表明有其他青少年同樣具備演奏光樂的能力，從而營造超能力者均屬被選擇者（The chosen one）的印象。小說最後也沒有明言底蘊，只不過以愈來愈多青少年看到光的海嘯告終。

這種曖昧性也是東野圭吾優而為之，甚至可說是他的慣伎之一。就如在《預知夢》中，出現的一宗殺人案件，支線之一是有鄰居的女兒曾在夢中看到後來死去的女人上吊，於是營造出她能預知未來的幻象來，後來經伽利略釋謎，才揭發一切不過為殺人情節布局中的一環。本來至此就好像剛才提及的〈幻惑〉般，可是結局時卻來了一個大逆轉，提及少女又發了一個奇怪的夢，看到兩個殺人共犯將會掉下深谷的景象，而小說就戛然而止，留下無限的曖昧空間供讀者玩味。

是的，遊戲就是這樣，同一項元素，正好可以不斷易容變化，令到它得以保持生命力。